

母亲的记性

◎魏青锋(陕西安康)

去年冬天,姐姐打电话,说母亲这阵子有些糊涂了,有时连她都不认识。

我握着电话不知所措。母亲患脑梗十余年了,起先是嘴脸麻木、吞咽无力,两年后,头和手开始不自觉地抖动,再过了几年就爬不了楼梯,说话也不清楚。现在似乎有些糊涂了,大哥大嫂来看她,刚见面还能说几句话,过会儿就想不起来是谁了。

我跟姐姐交代好,让母亲先住院治疗,我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完就赶回去……还没出城,阴沉了几天的天空飘起了雪花,大片雪花你追我赶落下来。我在雪幕中谨慎行走,平时4个小时的车程愣是开了将近7个小时。

进了病房,母亲的吊瓶刚打完,倚在病床上焦急地张望着。看到我进来,母亲咧开嘴,皱纹褶子霎时涌成一堆,满脸的开心。她挣扎着要起来,姐姐赶忙搀住:“慢慢来,你儿刚回来,又不走!”我赶快上前抱住母亲,她的手紧紧攥着我的衣服,似乎只要一松手我就会消失。姐姐叹口气:“你还是要多回来,要不,妈就不认识你了!”

“我知道!”看着母亲的满头白发,我鼻子有些酸。

“刚才你电话说到县城了,妈一直坐卧不宁,雪太大,她操心得很!”姐姐望着颤巍巍起身的母亲,“妈知道你爱吃香蕉,早上表哥来看她拿的香蕉,她都不让其他人动。”果然,母亲从床头柜里取出一把香蕉递过来。“你儿吃一根就行了!”姐姐要接过来,可母亲瞪着她手不松,“好好,我不吃,都给你儿。”母亲笑眯着眼,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剥开香蕉,一口一口吃起来。渐渐地,笑容如潮水一样从她的脸上退却,母亲又变得焦躁起来,她慢慢踱步到窗前,皱眉望着外面密密匝匝的雪片,大声含混着说:“给锋子打……打电话,让他穿厚点……冷……”

“你儿回来了,在床上坐着呢!”姐姐叹口气,眼睛潮潮的,“这不,又糊涂了,她不认识你,可心里记挂着你。”

最近回老家,母亲喜出望外,挨个给我、妻子和儿子递糕点,过会儿又站起来倒开水,妻子忙拉住她:“妈,我来倒!”妻子倒水,母亲又在抽屉里翻出一包红糖来,姐姐过来打开袋子:“前两天,妈非让买包红糖,说你爱喝红糖水。你小时候爱喝啥爱吃啥妈都记得一清二楚……”

我们在沙发上坐着陪母亲说话,母亲嘴里应着,手不停地把茶几上的糕点和香蕉往口袋里装。姐姐走过来,把她口袋里的东西一一掏出来:“妈,你儿在你旁边坐着,你不用给他藏东西。”母亲冲我们讪笑着,隔会儿她又开始装,装满了口袋,颤颤巍巍走到卧室,放进抽屉里。趁着她不注意,姐姐给我拉开抽屉:“你看,都是你小时候爱吃的东西。哎呀,这几根香蕉又坏了。”看着抽屉里的绿豆糕、水晶饼、柿饼和香蕉,我的眼泪瞬间涌出。

在家待了四天,母亲一直糊涂着。可在我要返回时,车刚启动,母亲突然上前使劲敲着车门,随后挣脱姐姐的手,急急地要回去。半个小时后,母亲在姐姐的搀扶下又走了出来。她的两个口袋鼓鼓囊囊的,手里还抱着一把香蕉,汗津津地靠近车窗,一点点把口袋里的核桃、枣子、水晶饼掏给我,然后佝偻着身体目送车出了小区大门。

泪水模糊着车窗外的视线,我在心里不住念叨:“妈,谢谢你记得我……”



走近母亲

◎逢维维(广东深圳)

孩子说:他是野蛮生长的。我明白孩子的话外之意,做母亲我是不合格的。

刚做妈妈,我对前来看我的母亲说的第一句话就是:“我的任务完成了。”母亲端详着我的脸,半天才缓缓地说:“孩子不吃不喝就能长大吗?”那一刻我才恍悟,原来做母亲的路上,我才迈出万里长征的第一步。

满月后,抱着孩子去体检。称完体重,医生大惊,“正常孩子满月长二三斤,最少也长一斤,可你的孩子比刚出生时还瘦了一斤多,咋回事?!”在医生的检查下,我才知道是自己奶水严重不足导致的。我竟笨到“差点把孩子饿死”,那一刻才明白,不是有了孩子,就会做母亲了。只是有了孩子,让我当上母亲而已。就这样,你步履踉跄地学走路,我步履踉跄地学着做母亲。

那天在忙乱中多给你吃了一次药,药物过敏的你意识模糊、冷汗淋漓地躺在抢救室,我在外面吓得眼泪哗哗往下滚。那一刻在自责中后悔做母亲了,觉得没日没夜提心吊胆地忙,结果还总是出错,让你受罪。我被未知的恐惧紧紧包裹着,担心你能否顺利成长。

都说“为母则强”,做了母亲才知道不是这样的。你发烧走不动路,我蹲下说“妈妈背你”,可你趴到我背上的瞬间,就把我压趴下了,怎么也站不起来;煮稀饭时,高压锅爆炸,吓得我不知所措大呼小叫,你一个箭步从房间里冲出来,关煤气阀、开窗、开门,叫我站远点。可见瘦弱无力、遇事慌乱的我,不会因做了母亲而自动变得高大有力,张弛有度。

当我一手抱你一手炒菜,手腕累出腱鞘炎打封闭针时;当我除了工装再也不舍得添新衣,把省下来的钱给你用时;当我像我的母亲,

在你面前天天唠叨“天冷了,记得多穿点衣服”“晚上早点回家,到家给我发消息”时,才知道,这些话是全世界母亲通用的碎碎念语录。为了孩子,天下母亲都是在一件件鸡零狗碎的小事上拉磨的驴,乐此不疲地打转转,疲惫不堪付出着,却没有惊天动地可以炫耀的功劳。

就这样,在做母亲的路上我成长着。可无论怎样成长,都追不上你的步伐。这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必然。想起小时候,我曾发誓说,长大后绝不走母亲走过的路。那时,我是看不起母亲的。她的漂亮,当年没有察觉;她的贤惠,更没有体会。只觉得她好傻,就知道干活。要照顾孩子,要种地,要工作,喂猪喂鸡,还要考虑一家人的一日三餐,春夏秋冬所有人的衣帽鞋袜都是她剪、裁、缝、钩、织的。在母亲干不完的活中,我一面心疼她,一面又排斥她。觉得没为自己而活的母亲,这一生过得太不值得了。

孩子,你知道吗?没人规定,做母亲了就一定要怎样,更没有合格和优秀之分。在你出生后,我也是第一次做母亲,所以不要对母亲有过高的要求;更不要给母亲贴各种标签,不要把各种华丽赞美之词,像念紧箍咒似的给母亲安排上。母亲也是弱女子,也会犯各种各样愚笨的错误,在压力困难面前,也会慌张、害怕、脆弱、逃避、哭泣。但母亲是最爱你的人,是爱让母亲在笨拙中学会了成长和坚强。有时间,就帮母亲择菜、做饭、洗碗吧,在走近和关爱中了解母亲、理解母亲。

炊烟里的母亲

◎杜光松(河南平顶山)

随着年龄增长,总爱回想乡下的日子,想念炊烟里的母亲。

那时,我在十几里外的乡中读书,每周末才能回家一次,无非是换洗衣服、拿钱背馍。没有班车,也没钱买自行车,只能徒步而行,到家时暮云四合,灶房里的母亲正在忙碌着。父亲拉着风箱,呼呼作响,柴火噼噼啪啪燃烧着。调皮的火苗从锅底窜出来,映照着头发斑白的母亲,佝偻着腰,在烟雾里炒菜、做饭。

母亲不识字,但很支持我读书,总算着日子,等着我回来,全家才改善一下生活。吃完饭,母亲把积攒了一周的话说给我听,常常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。我有时很不愿听,就匆匆去东小屋睡觉。

第二天天不亮,母亲就起床做饭。村里远离集镇,又不种菜,母亲就舀了一瓢黄豆,邻村那人一声长长的“割豆腐啦”刚在胡同口响起,她就急忙出门换回一块冒着热气的豆腐。烟雾缭绕的灶房里,很快就飘出鸡蛋炒豆腐的清香。母亲知道我爱吃烙馍,就支起鏊子,让小妹妹烧火翻馍,她站在案板前飞快地擀着,手起馍落,不久就烙了一小筐。

忙完了,母亲这才直起腰,从炊烟里走出来,解下蓝布围裙,抖落一身疲惫。那白色的草木灰像一群精灵,在晨光中四散而去。

母亲是勤劳的。一到麦忙天,她就跟着父亲下地割麦子。天还没亮,还有点凉,母亲弯下腰去,一手拢着麦秆,一手镰刀飞舞,在麦浪里穿行,很快就把父亲撇在了身后。母亲性子急,为了抢收抢种,总是唠叨父亲慢腾腾的像“修仙”。父亲本就是慢性子,又生过一场大病,因此两人只能“各自为战”。

忙了一大早,母亲还得回家,在烟雾呛人的灶房里做饭,然后掂着饭罐,拎着馍篮,带着炒菜,急急忙忙送到地里,让父亲、哥哥、姐姐吃。

有人说,炊烟充满了诗情画意,袅袅娜娜,令人欢喜。我对此不敢苟同,这样说的定是局外人,根本不了解其中的辛苦,那烟熏火燎的日子让人总想逃离。

可母亲是无法逃离的,她一辈子都和炊烟打交道。不论炎天酷暑,还是天寒地冻,她每天都在炊烟里忙碌。为了一家人的生计,母亲养了一头老母猪。除了家人的三餐,她还要一天三次熬猪食。等到老母猪下了崽子,十几个猪娃活蹦乱跳,你挤我抢争食儿吃,母亲更忙了,常常忙到炊烟飘到西墙的月亮上。

母亲期待我读书越走越远,逃离故乡的炊烟。我终于离开了那片土地,开始了城里的生活。然而,母亲却在一个早晨,倒在了炊烟里,正在烧火做饭时突发脑梗,从此再也不能自理。在母亲瘫痪的几年时间里,姐姐和小妹精心伺候,小妹还是为此多次推迟婚期,这让母亲很是过意不去。

子欲养而亲不待。母亲就像灶房里那个老风箱,再也拉不动了,劳累一生的她安详平静地走了。至今,已经廿年有三。

“爱长长,长过天年,幸福生于会痛的心田。天之大,唯有你的爱,是完美无瑕。”每次听到这首歌,总会想起炊烟里的母亲,不禁泪眼婆娑。

